

拆骨入腹



忐忑辗转 著

TAN TE ZHAN
ZHUAN WORKS

总有一个名字
让你欲罢不能
刑战的欲罢不能叫：简俏

简俏是他**附骨灼心**的毒，
他爱她入心底，也恨她入骨髓。



她骄傲如天鹅，弃他如敝屣，
却为救男友甘愿低头。

既然刮骨不能疗毒，
那就
拆骨入腹吧！



中国言实出版社

拆骨入腹

④ 忐忑辗转 — 著

TAN TE ZHAN
ZHUAN WORKS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拆骨入腹 / 忐忑辗转著.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171-2386-6

I. ①拆… II. ①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7035号

出版策划: 杨翔森 曾筱佳

策划总监: 调 调

责任编辑: 代青霞

特约编辑: 芝 麻 布 林

封面设计: 布 丁

版式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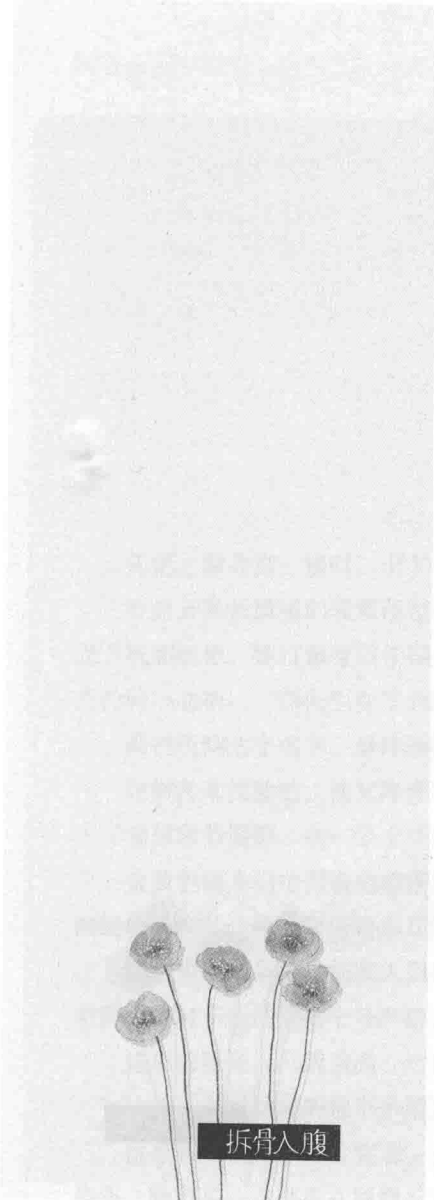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920毫米×1280毫米 1/32 10印张

字 数 323千字

定 价 32.80元 ISBN 978-7-5171-2386-6



目录

CONTENTS

拆骨入腹

第一章

她明白，这个人随时能像一头野兽将自己撕成碎片，却按捺不动，目的无非是——玩自己。

001

第二章

身上的男人轮廓英伟，蓄着天生刚毅的鬃角，有让人忍不住被他保护的正派气质，现在眼底却散发着一股说不出的诡谲气息。

028

第三章

摸大腿，纠缠不休，还故意拿什么导航仪查不到四川省重庆市来套近乎……怎么看都像个中年猥琐失智大叔的做派，简俏没想到那人竟然是岳朗盛。

051

第四章

简妈见余绍扬气势汹汹的，还以为他要干吗呢，简俏也拿不准他要干啥，结果没等两个人回过神，他“咚”地跪下了。

073

第五章

简俏安静地看着面前觥筹交错的场景，这就像一场棋逢对手的互搏赛事，正进行到最紧张、最刺激的阶段，却好像跟自己不相干，但自己又分明深陷其中。

094

第六章

来之前，她已经预想到更难听的话，可余老爷子这话还是让她听得心里一紧。她想要开口，总得要为自己争取点什么，却被余绍扬使眼色制止了。

108

第七章

木已成舟，只得认栽，余绍扬叫夏凡安分点，也没时间跟她耗，只顾着先去哄简俏。

132

第八章

你还是担心我的是不是？你怕我死，所以不去接姐姐。我跟姐姐比起来，还是我比较重要是不是？

158

第九章

在余绍扬眼里，他跟夏凡搞暧昧，她去外面找旧爱，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扯平吧！

173

第十章

跟其他女孩不一样，她不是爱慕虚荣而攀附他，就算他只是一个普通公司的小职员，她还是愿意跟他在一起。

181

第十一章

她紧张起来，闻到了他跟之前一样的兽类的气息，专横，霸道，说一不二。

191

第十二章

多年前，他没在她最需要人呵护的时候陪伴她，这一次，他不会再错过。

213

第十三章

那边响起余绍扬熟悉的声音时，她只觉仿若隔世，感觉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紧张不安，似乎电话那边的人早就离自己的生活很遥远了。

228

第十四章

墓碑正上方的黑白照片上是永远定格的一张脸，年轻，张扬，嘴角微微上扬，带着意气风发的浅笑。

251

第十五章

夜幕下，他像一座凝固住的石雕，周围气氛压得厉害，从侧面看，眸子有些泛红，又透出空虚。

270

尾声

她从不喜欢人生由他人做主，可今天，她却感谢他的到来为自己做出了选择。

308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CHAPTER 1 -

简俏上紫晶宫三楼时，出了一手心的汗。

穿着开叉长旗袍的领班回过头来，涂满大红色啫喱的红唇在暧昧灯光下妩媚妖艳，她打量身后年轻女人的眼光就像在打量一个没见过大场面的弱小动物：“邢先生在华韵间。”

简俏听到这个名字，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但又安心了。

她就是来找他的，他又愿意见她，自己紧张什么？

领班领着简俏，在一扇虚掩着的门面前停下来。

金黄色的木门中间镂刻着华丽魅惑的大花，洛可可风，英式手工雕刻的柚木家私，晃得简俏睁不开眼。

江滨市最奢华的一间私人俱乐部，远离市中心，坐落郊区的高级别墅群中，对于会员要求十分严格，也是出名的低调隐秘。

这里的服务人员素质高，对会员喜好了如指掌。

这儿，是成功者的地下乐园。

这里跟简俏这个如今穿着一身专柜打折货，对于房价始终处于仰望姿态，物价高一点都要在微博上发牢骚的小人物，简直一点都不匹配。

但她又不得不来。

领班拿出门禁卡，刷开门，望住简俏，客气而有节制：“请进，小姐。”然后报出个房间号。

简俏往门里走了几步，身后大门“哐当”一声，关了。

门里还有一条短走廊，她朝内走，脑子一片空白，刚刚才勉强撑起来的镇定又消失了。

是几号房来着？

旁边一扇门虚掩着，她试探地推开一些。

房间的床上隐约有男女纠缠的身影，不过，可能太过投入和忘我，他们并没多在意门口的动静，能进这扇门的，都是放得下心的。

空气里的气味让简俏恶心。

她想要逃离现场，最终，还是走到了走廊的尽头，敲开了那扇门，尽量让自己声音平稳：“您好，邢先生。”

她不敢称呼他工作上的职衔，还是跟会所服务人员一样。

男人的声音像是从打雷后的夏夜深处传来，镇定而客气：“请进。”

他坐在一组意大利设计的白色皮面沙发上，茶几上躺着一根剪了口的古巴雪茄，茄衣柔嫩平滑，像小孩子的手臂，旁边放着只Blazer Torch，漂亮古典的香柏木保湿盒半敞着。

他成熟了许多，全身还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冷然和沉寂。不再是多年前教她功课，对她有求必应的那个邻家长腿叔叔。简俏因为紧张，脑子空白了几秒后才理清要说什么，正要开口，对面的男人见她迟迟不说话，已经提前出声：“事情闹得太大，关于你男朋友的事，我没办法。”语气十分干脆，直接将她的希冀回绝得七零八落。

简俏一下子激动了：“邢局，这件工程案，招扬根本就没责任，工程料是别人过的手，不能因为他是个跑腿的就该他顶包，这个烂摊子，不能落在他一个人头上。”

这女人急了，一句话气势汹汹地说了两个不能，却不知道自己才是有求于人的那一个。

男人将雪茄夹在指腹间送进嘴里，有规律地小口嚼着，声音随着烟雾滑出：“楼垮了，有人伤亡，你居然说一个承建商负责人没责任。你

跟余绍扬在一起多久了？你对他做的事，真的有那么了解？”

简俏理解这个男人的讥讽，一时无言以对。

是，她跟余绍扬确立恋爱关系也不过才几个月。

她盯住他毫无情绪的眼睛：“他在为谁做事，您知道。他不过是别人的棋子。”见男人依旧不动声色，她从手袋里掏出牛皮纸袋，“砰”的一声拍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牛皮纸袋鼓鼓囊囊，像个赌气的小女孩噘着嘴巴。

男人笑了，将雪茄丢回盒内：“简小姐，你不会是要告诉我，里面是你这几天花了所有积蓄，找私家侦探得到的所谓的罪证吧。”

这男人，居然一直在调查自己。

简俏忍住怒火：“我很乐意在绍扬被玩死之前，拉几个人一起完。”

男人浓眉一抖，停了足足半分钟，几乎叫简俏呼吸不过来。

她明白，这个人随时能像一头野兽将自己撕成碎片，却按捺不动，目的无非是——玩自己。

他喜欢看她生气，可她明显已经成熟了很多。

他轻轻开口：“过来。”

简俏回过神，抱起茶几上的牛皮信封，并没靠近：“既然邢局这边行不通，那就算了。”

“过来。”他重复，语气温和。

他的声音很有力量，对于她这个急求帮助的人，更是诱惑。

她终于服软，望过去。

男人把一个细颈方身酒瓶放在茶几上，将液体倒在矮玻璃杯中，推过去：“喝了。”

简俏看着他的眼神，并不动。

男人枕着双臂，靠在沙发上，跷起一条修长的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语气陡然变轻松了：“我总得要说服自己凭什么帮你。”

简俏将那杯两百毫升的蓝蝶雅邑白兰地拿起来，屏息吞下。

杯沿有男人的气味，她尽量不去嗅，可放下杯子时，还是涨红了脸，又被男人直直拉了过去。

她摔倒在沙发上，男人一个翻身，压了上来。

他的脸在简俏眼前放大的那一刻变了，他好像也喝了酒一样，眼睛通红，肌肉抖动。

简俏并不惊奇，惊骇过后，屏住呼吸：“是不是这样就能帮他？”

男人不置可否，她推开他的头，坐起来，捂住凉飕飕的胸脯，梗着颈子。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高傲得像个公主。

她落魄成这个样子，竟然还想着救男朋友，装什么？

男人把她强行拉回来，见她又要滚下沙发，将她长发一握，朝上拽了起来，趁她头皮阵阵发麻，又重新压了下来。

她终于被他驯服了，虽然只是身体上的胜之不武，但他也满足了。

听她因为头皮刺痛发出呻吟，他奚落道：“还没开始就在喊，等下天花板不都要被你喊塌了？”

简俏恼羞成怒，举起手朝他的脸掴去：“贱人！”

男人制住她纤细的腕子，捏得死死的，让她不能动弹。

多年前，他在大马路上被她甩过一耳光。

打完了，她像只天鹅一样，当着几个大学同学的面，淡淡地对他说：“只是叫你清醒一下，看看你配不配得起我。”

他牙齿发痒，一口咬下去，顾不得她喊疼，在她白净的腕上咬出一排鲜红的齿印。

还是那样细细的手腕，贴近了，像以前一样，散发着香气，甜甜的，清纯似处子。

处子？呵！他自嘲地笑，也终于没耐性了，再装不了半点文雅了，将她手臂一扯，打横拉直：“贱人？你在说我？”

简俏手臂筋骨“咔嚓”一响，“啞——”，她不禁发出一声呼痛，眼睛睁得圆圆的，却仍像只挺直尾巴的猫，声音平静：“你到底要怎么样？”

男人朝旁边呸一口，喘着粗气：“不是想给余绍扬求情吗？掴自己嘴巴，打到我叫停，先还你欠我的那一巴掌和害得我父亲爆血管的事。”

他以为她会反抗，可她只犹豫了半秒，马上举起手，朝自己的脸“啪”的一声拍去。

白皙的脸上，是通红的掌印。

她毫不迟疑，又要掴第二掌。

他条件反射，将她腕子拉住。

简俏看了一眼被男人拎起来的手，眼里含着嘲讽，一句话逼他至绝境：“怎么才一巴掌就叫停了？别说你舍不得。”

他被她刺激得心脏揪紧，再次狠狠咬住她的手腕，有力地吸着，剧烈地喘息着。这是他的，这是他的……如果可以，他恨不得将她身上每一寸雪白甜腻的肉咬下来，吞到肚子里！

她疼得尖叫，又大声喊起来：“邢战！浑蛋！你就算现在了不起了，我也瞧不起你，一辈子都瞧不起你——”

他发了狠，将她扳过来，让她趴在沙发上，又搂起她的腰，强行将她架起来，让她半跪在沙发上，将她的手反剪着朝后拉。

简俏已经决定为今天的求情豁出一切，可临到这一刻，她发现，自己做不到，喉咙像被掐住了一样，哀哀的语气就像快被宰杀的家禽：“不要，求你……”

凌晨四点钟，市郊的天边还有残星，别墅区一片静谧，简俏被放出来了。

在她最后的哀求中，他再没继续。

并不是那个男人良心发现或者对她再生爱意了。

当他喘着猛兽般的粗气，宛如一艘决绝的舰艇想要尝试用最凶猛的角度撞击冰山时，他竟然提前兵败如山倒。

她跪在沙发上，察觉到背后的异样时，飞快爬起来，滚到了地毯上，又忽然笑起来，完全不害怕了。

她笑得眼神迷蒙，花枝乱颤，神色夹杂着自信与轻蔑。

一个并非那方面无能并且有着固定、健康性生活的男人，只有对着心目中的女神，才会这样。

他知道她在嘲笑自己，他不恼怒，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反正他这辈子就是被她笑过来的。

在她心中，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个屁。

这种虚荣的女人，只有余绍扬那样白净斯文的富二代，才能让她变成一朵温柔又风骚的小白花。

他没有叫她好过，安静地等她笑完，在她的挣扎中，拿出一副白晃晃的手铐，将她手腕“哐当”一声铐住，吊在包厢墙壁突出来的一个用作装饰的鹿角上，欣赏着她可笑的样子。

相较于之前的举动，被他铐在鹿角上实在不算什么，所以她只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

她应该经常跟余绍扬玩这种把戏吧，否则怎么会完全不知道羞耻，不哭不吵？

他的血气一阵阵往外翻涌。

黑发遮住大半张脸，在他调到最低温度的冷气中，她的身体颤颤着，双臂高举，被铐在鹿角上，像两条藤萝。

直到她的小嘴呼着热气，鼻头冻得通红，她才呻吟道：“冷……我冷……邢战。”

哦，这女人对自己也有低声下气的时候。他痛快地脱下自己的西装外套走过去，拽起她的头发，想看清楚她那张脸。

她哈着气，等待着他像骑士为公主披氅一样为自己恭敬地披上衣服，他却捏住她的腮帮子，拇指深陷进了她的颊窝里：“小可怜，冷算什么，你凉了多少人的心啊！”

简俏眼巴巴看着那件御寒的外套被他用力掷在一边，又看着他回到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拿起雪茄，继续欣赏自己，最后拿出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

最后，脸上因冷气凝了一层冰霜的她颤抖着问：“这样，够了吗？”

他知道她的意思是现在能不能帮她那个富二代男朋友了，笑得森冷，然后什么兴致都没了，掏出钥匙，替她解开手铐：“给人看看就够？你的皮肉没那么值钱。”

被铐了几个小时前几乎失去知觉，脚踏在地上也辛苦，她站不稳，一下子摔倒在地毯上，像一摊破碎的雪。

郊区黑黢黢的，整个城市还没苏醒，又起了晨雾，很冷。

简俏从紫晶宫出来，抱着双臂，沿着小路朝前走着，脑中浮现起断续往事。

读高二的她晚上放学后去外婆家，上楼前看见黑漆漆的楼道，她有点儿犯怵，正想一口气冲上去，却看见楼道里有一个人影，是邢战。

彼时，他和父亲邢天生住在外婆家隔壁，还在警局工作。

那晚，他刚刚下班。

她永远记得，站在路灯逆光中的他回过头，看了自己一眼。

那时的他，眼神温和而清软，不像今晚这样狰狞。

他停住脚步，声音在寂静中响起，那么安定人心：“怎么不上去？”

她有些害臊，总不能说自己怕黑吧，都已经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

他没再问什么：“跟在我后面。”

她便真的像个小孩子，跟在他高大的背影后，走到三楼时，不知哪家的防盗铁门“哐当”一声响，她下意识牵住了他的衬衫一角。他的身躯顿了顿，手滑下来，反握住她的手，仿佛宽厚大度的、包容小溪的大海，就这么顺其自然地牵着她走到了家门口。

她若有失忆症，看见今晚会所里的他，绝不可能联想起多年前那个领着她上楼的他吧。

风迎面袭来，将往事吹散了，她整理了心情，在空荡荡的马路边等了半天，没有等到回市中心的车子，只有几辆路过的外地货车的司机探出头，猥琐地朝她吹两声口哨。

从年少发育开始，对于这样的情景，她已经习以为常。

出众的身材，让她在别人眼里，总跟激发男人荷尔蒙的狐狸精挂钩，何况衬衣有一颗扣子被他扯掉了。她缩起胸脯，双手卡在腋下，不让春光外泄。

两个市郊新楼盘的早起民工路过，在她旁边晃悠着就是不走：“美女！过夜多少钱？”

她平静地回应：“滚。”

“哟！还是个厉害角儿！”两个寂寞难耐的民工胆子大，继续纠缠，一个甚至伸出手去摸她，拉散了她刚刚绑好的头发。

简俏披着头发，脱下高跟鞋，狠狠砸过去：“滚犊子！老娘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郊区别墅区的西南边，是全市最大的一所女子监狱。

两个民工又绕了两圈，悻悻地走了。

简俏捡回高跟鞋穿上，背后出了一身汗，蹲在地上几分钟才缓过气。

来的时候她坐的出租车，这鬼地方，一大早也别指望拦车了。她想拿手机打叫车电话，才发现手袋落在他那儿了。

里面所谓的证据，就如邢战不屑的，根本就是她拿来给自己壮胆的烟幕弹，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他怎么会放在心里。

一路上位，他意气风发，能力过人，否则，如今三十多岁、正当黄金年龄的他也成不了江滨市副厅级副局长。

这些天，她确实调查过市政府的严正汀，这人才是工程背后大佬，只是因为官场地位，他不好亲自露面，又正好看上余家资产以及余绍扬贪走捷径的心理，借几个政府举办的商业项目主动搭上线。

余氏集团是地方龙头企业，做日化用品做了几代，做出了名声，在国内市场行业内也占有一席之地，受市政府扶植，上面关系也都打理得不错，家里几个公子哥儿长大了，却不安现状，各有想法，在外面明里暗里倒腾也是常有的事。

对于大户人家的幺子，毕生心愿就是在哥哥们面前争一口气。余绍扬是余家最小的儿子，也不例外。

他接下凤凰城，半拉子工程中间出了差错，材料被发现有问题，还有人伤亡，善后工作也没做好，严正汀的对手抓到把柄，便将此事通过媒体曝光，捅到了上面。

余绍扬成了两方互搏的替罪羊。

余家为了保住声誉，与这个小儿子撇开关系，用一贯大企业出了问题就采用的手法派公关宣称，凤凰城计划是余绍扬私人挂牌投资，与余氏集团绝无干系。

牛皮纸袋里是严正汀一些基本资料，五十岁的人，为人很谨慎，至今和老婆住在六十多平方米的市委小区两室一厅里，女儿在本市一所区重点中学读高中。他从市政办事员一路到现在的市委秘书，如履薄冰，滴水不漏。

市里的侦探行业价一天三千块，不管查得出查不出，这钱都得付，光凭一个花掉简俏一万块钱的私家侦探，翻不出严正汀的陈年老底。

可她还是决定回别墅区去拿她的手袋。

手袋里面还有一部四千块的手机和装着八百块钱的钱包，她凭什么不拿？

简俏抱着手臂转过身，车子夜行灯的温和光线射过来，黑色SUV低调滑过她身边，车窗玻璃降下。

邢战拿出一包东西，“啪”的一声丢在她的脚边。

简俏拾起手袋，瞄到车里仪表盘上的时间，想着再不赶回去上班就要迟到了，便慢慢说：“送我回市中心。”

他神色诡谲地看了她一眼，然后目光从她的脸上滑到下方半露的胸部上，秀发凌乱地搭在肩胛上，好像又被人扯开过一次，曾经让他心神神往的脸蛋上竟有些隐忍的绝望。

他笔直地望着前方，眼看他的脚要踩下油门，她扶住窗户，拦住他：“送我回去，这儿太远了，没车子。”

“自己回去。”他启动车子，缓缓前行。

“这里是乡下，没车，很脏，很乱，还有流氓，送我回去。”她跟着车子小跑了几步，依旧倔强。

车子终于停稳。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不要脸得这么理直气壮，也只有你了。”

说完，他将油门踩到底，车子扬长而去。

简俏抱着手袋，她猜他十秒内会回来。

最多二十秒吧……

可那个男人最终没回来。

SUV上了马路拐了弯，融入了黎明前的黑暗中，悄无声息。

二十秒过去后，简俏抱起手袋，沿着柏油路朝市中心走。

她运气好，在脚后跟被高跟鞋磨出血泡前，她看见了一辆载客的全顺，付了一百块钱，回了城里。

现在已经快九点了，市中心的拥堵情况注定了她不能准时到公司。

她上班的地方是余氏下面的一间子公司。

就跟所有言情故事的开端一样美好，家道中落、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孩进入公司中，与一名英俊青年相识并且被追求，在年终会议上才发现，这名平时默默无闻、职位并不高的男同事兼男友是总部的少东家。

余绍扬是余家的小儿子，生母却并不是余董事长的正室，五岁时他被余董领回家，还引起了余家一场大风暴，闹得满城皆知。

最终余董事还是压下了妻子，执意将这个儿子留下了。

除了余家公子的名衔和每月若干零用钱等物质上的安抚，余绍扬跟家人关系疏离，成年后在外置了房产居住，想做什么生意时，便趁老爸心情好去敲两笔，一个人过得不要太滋润。

私生子，有什么关系？多少私生子连光都见不得，更别谈物质上的补偿，简俏觉得余绍扬已经够本。

余绍扬进简俏所在的那间公司还是余董心血来潮，不知道哪一天突然记起这个儿子散养太久了，把他安置到子公司去熟悉家族生意。

余绍扬的背景曝光后，公司恨嫁女没有一个不羡慕嫉妒简俏的机遇。

世界上怎么会有机遇这玩意，那全都是人为的。

简俏怎么会告诉这些一天到晚在家里看着韩剧等着富二代光临自己世界的大头梦女，自己在余绍扬来子公司报到的第一天，就碰见他 from 总部那辆偶尔过来调查的银灰色玛莎拉蒂总裁车上下来！

其后，她跟余绍扬邂逅，给他留下印象，与他相处的每一步，与其说是她的心机，不如说是水到渠成。

简俏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好，能给自己未来。

她挑不出他的不好，顺其自然地答应了他的求爱，成了他的女友。

两人谈恋爱的事情，余绍扬并没正式通知家人，反正大妈从来不管自己，老头子对自己也就那样子，心情好时，当他像只宠物一样拉过去亲热亲热，心情不好就将他扔在一边，十天半个月不理。

简俏知道，像余家这样的家庭，长辈们的眼光是很高的，他们看几个公子的女友就跟选儿媳妇差不多，就算是私生子，家里人也还是很重视余绍扬的婚姻。

简俏家有一个长年卧床不起的爸爸，妈妈是普通退休妇女，加上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妹妹，余家傻了才会答应余绍扬跟她交往。

余绍扬说没关系，日子久了，他们不答应也得答应。

没人比余绍扬更懂得大宅门里的人的心思，简俏完全接受余绍扬的安排。

谁敢说她只是因为虚荣才攀上余绍扬？

不，她觉得她挺佩服这男人，豪门中不停奋斗的草根阶级，总在无形中鼓舞着自己，多励志。

确立恋爱关系后，余绍扬还亲热地捏简俏的腮帮：“好事都来了。你真是我的福星。等凤凰城那事搞定，我就算出了这口气，今后出来单干，余家算什么！”

一周后，余绍扬气没出，楼塌伤人的祸事来了，质监那边的结果出来，建筑材料有问题，他因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被刑事拘留。

全国豆腐渣工程正在风头上，省里为这事成立了调查专组，工程幕后人有心就此打住，想掐断调查源头，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叫余绍扬噤了声，更有让他独揽罪责的意思。

余绍扬不是傻子，没有意气用事，捅出背后的人来个鱼死网破。

几方先僵着，等着调查组出结果。

邢战是市质监局的人，在市政府有职衔，这回以当地配合人员的身份也进了事故调查组。

简俏不知道这是自己的幸运，还是邢战的不幸。

就算他狠心把她铐在冷气机风口下吹了几个小时，把她丢在荒凉的郊外逼她一个人走回去，她也觉得他的心在哗啦啦滴血。

这一点，她从来都是有自信的。

余家人已经当余家从来没有余绍扬这个儿子的存在，公司里同事对她的羡慕也变成了冷嘲热讽。

可简俏还在公司上班，她不想连这份工作都保不住。

舒飞飞当时还开玩笑：“你可真是厚脸皮，要是我，可待不下去了。”

她还没到最后一步，余绍扬倒不倒也还不一定。简俏说：“你相不相信我能救他出来？你说，要是整个余家都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到，余董对我会有什么想法？”

她想提高自己在余家人眼中的价码，靠不了家庭，那就靠自己。

舒飞飞外表大大咧咧，心里精得跟什么似的，跟简俏同窗到同事十年多，进余氏也是简俏帮忙，好友那点儿破事她哪会不知道，闻言惊呼：“你不是要找……”

简俏不讲话。

舒飞飞阻止：“你当年那么对他，他吃你的亏还不够吗？而且他家老爷子的事儿跟你也脱不了干系，人家现在不打击报复你就不错了！”

简俏盯住舒飞飞：“要是一个人对你爱搭不理甚至拳打脚踢，你还死心塌地地帮他，这叫什么？”

“贱呗！”舒飞飞没好气。

简俏勾起嘴角，像只狐狸：“可不是？他一直很贱的。”

舒飞飞实在不知道自己怎么跟一个没心没肝的女人成了死党，叹气：“你跑去热脸贴冷屁股事小，飞蛾扑火怎么办？”

飞蛾扑火？谁是飞蛾、谁是火还说不准呢。

别说辞职，在这个节骨眼上，她连迟到都不想。人人都盯着自己，她可不想被人揪到小辫子。看着自己这一身破衣烂衫，她不想为公司那些人又免费提供一个谈资，权衡了一下，她打电话给舒飞飞：“帮我请半天假，飞飞。”

在“让一让”“电梯满了”的嘈杂声中，舒飞飞喘着气，大声回：“你这种时候还请假？什么事非得请假？今天早上，总部那边还有人来开会……”

简俏掩耳盗铃般地捂住话筒，压低声音：“昨晚有事出去了，今天起晚了，不是很方便，你帮我请个病假就好，就说流感吧。”

舒飞飞一个人的声音盖掉了整部电梯的喧闹：“你不会是找那个人了吧？喂，我跟你说话啊，你先别挂……”